

湖廣通志卷之第五十三

藝文十

疏

皇清劉子壯進奏議疏

謹題題為懇請

力行以光

親政事壯草茅書生荷蒙

聖恩拔置詞垣三年以來日夜思維矢竭尚愚光贊高厚及至今春我

皇上親政

恩詔上傳頻頒德意及內外諸臣先後奏疏見我

皇上所以進賢愛民布德除弊為開代致治億萬年久遠者悉且脩矣率是行之雖唐虞三代可以漸

臻而望治之心猶有待者豈言之者已詳而行之尚未能敏而奮也臣觀數日以來所降德音諸臣

所條便宜自臨朝講學執經待班台諫立伏以及用人理財省刑寬歛諸大典者皆已具備無俟臣言臣所請者惟祈

皇上勤御便殿日召院部大臣將向來頒行及題奏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三

一

者勅以力行其已施行者務在持久其未盡行者宜加敏速務求至當則內外咸精心實事而天下咸被德澤故不自揆冒昧謹錄

恩詔上傳及內外大小諸臣奏疏為二卷進呈倘蒙

賜翻譯得登御覽將諸事件每朝臨問責以成效

臣不勝幸甚 袁廓宇重修石鼓書院疏 題為名賢教地

久湮多士文風

漸靡臣捐貲修舉以崇先祀以引後學事竊惟教

化倡則人心正文明盛則奸宄消蓋自古以來獄

瀆加封名賢賜祀原以制一代祀典之隆兼以昭

萬古倫常之極今我

大清建鼎制作維新章程憲古事事改觀矣臣在遐

荒思維鞏固

皇圖弘開景運苦臣愚昧少所裨臧適當禍見衡陽

楚地上游湖南衝要東連兩粵嘯聚無常西逼滇黔烽煙時警諸凡防守稽察繕器修城不敢不兢兢修飾猶恐大義未明以致宵小竊伏深維其故非僅師武臣力也是必大明學術丕振人心使君父之誼忠孝之性曉然於人心庶詩書之澤反側

潛消而千羽之風前顧漸格謂非交德懷柔之功與臣謹披閱圖記城之東北二里許有石鼓山書院一區當蒸湘衝水之交滙存漢唐數代之芳踪昔諸葛武侯駐節臨蒸調兵克賦後世因以建祠及唐則邠人李寬結廬講學宋則朱熹張栻再闡儒風考其由來書院之創修在唐元宗之甲子歷二百七十餘歲至宋太宗而一新又二百八十餘歲當元世祖而復振碑稱宋景祐中賜額石鼓書院有韓愈朱熹張栻三名賢後增李寬李士禎黃幹周濂溪共七賢焉併賜田廬以贍庶士沿及明初無不鼓勵重光厄於明季禍起羣兇煨燼之餘禋祀不舉及今諸士散伏誦讀無聲臣職是土日切圖維必使一道同風尚爾修明用是會同鎮道府縣等官共捐貲委員相度經營起工於去歲仲冬落成於今年仲夏中堂妥侑武侯兩廡各爲書舍前堂謹祀七賢共費值六百餘金復集諸生歲時課藝以敦教化之本續先聖之緒使之修身論道貞慝咸歸非奉

皇上寵靈則祀典不光風猷有梗臣敢冒昧上請者不第起諸賢之故事實所以綏德懷來鼎振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三

二

風俗有關於世道人心者也伏乞

勅部諮訪舊例仍

賜祀典以光先賢以鼓後學永誌

皇慈於不朽矣

題爲奸豪遺例築河不獨壑隣兼至病國請

勅行查爲首姓名究擬以甦殘黎以全額賦事臣惟自古大一統之世有分土而無分民灑沉澹災之法有疏導而無壅閼况曲防遏糴垂戒前史曾未

聞不經

題請不協輿議而公然創築河口希圖嫁禍鄰封

先已歛怨同邑如臣鄉安陸府潛江縣姦豪之擅塞蘆狀口一事者也考漢水發源於嶓冢經秦之

漢中鞏昌楚之鄖陽襄陽安陸漢陽等府上下二千餘里始合流於大別以入江禹貢所謂江漢朝

宗於海是也按漢水隨地而得名曰漾曰沔曰漢曰滄浪餘波則謂之潛總之一漢水也今俗呼爲

襄河然自安陸而上夾岍皆山故勢不得逞由安陸而下則山漸遠而水漸大故南北兩岍之民多

築堤垸以自固猶虞其橫也兩岍又各爲河以殺其勢南則有荊州之夜澤口潛江之蘆狀口北則

有景陵之牛蹄口有漢川之麥芒嘴皆所以分衍水勢使之上流有注下流有洩其來久矣乃近來臣卿漢水降割於安陸漢陽二郡尤烈前此屢經撫按奏報上厯

宵旰殷憂是雖有分衍之支流且不過抑水患况可塞此潰彼騁一二人強暴之私智障數百年通行之水口乎潛江而上不暇具論潛江迤下則為景陵漢陽漢川等縣直抵大江旁及德黃二郡諸屬縣潛塞蘆泆則水無所洩必泛濫於兩岍而景陵漢川並受其潰決之禍潛與沔西湖一隅為隣也獨不思景陵亦已之切隣乎若潛可塞蘆泆景亦可塞牛蹄川亦可塞麥芒嘴各為壅泉激水而數百里之民盡化為魚鱉矣此臣所謂不顧隣封之安危者一也即就潛江論之按該縣田地坐襄河西岍者四十二垸坐東岍黃漢等十垸僅得概縣十之一此河一築止利於黃漢諸垸而南北兩岍垸禾盡委游波可乎且潛產豆商賈所集潛不宜稱借貲隣境潛西無薪悉取于河北塞則豆不得出穀不得入農次乏芻不能不懸釜以待則於民商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三

三

皆有所不便今潛人怨聲載道彼此相訐可知其論欲難成無關地方永久之圖此臣所謂不顧同邑之利害者二也且臣更細詢其形勢矣塞河不獨為景與漢川並滯累也蓋夜澤蘆泆二口為王師入荆之路今夜澤河身久淤非盛夏水漲則舟不得行所藉者蘆泆一河耳若此河又塞則舟師無由入荆荆南軍需多轉輸於漢北塞此則餉道不通其病國在兵餉景陵民糧不下三萬漢德諸屬邑皆不下數萬一潛邑不下萬餘合盤打算利害孰多孰少其病國在賦稅則為害滋大此臣所謂不顧國計之輕重者三也既非衆論之僉同又未經撫按之

題請顯係該縣土豪恃強朦上虐下實為羣心所不甘

國法所難容也目今政屆長夏大浸不測臣切慮桑梓不能不據以入

告者應請

勅部撫按詳察為首姓名揭報縣官僉撥人夫決開築口止許各修堤垸以禦水患則國計民生罔不

攸賴 姚締虞重農積粟疏 臣按民為邦本食為民天我

皇上念稼穡之艱難憂民間之水旱于康熙十八年六月十一日特頒

上諭有曰近據四方奏報雨澤霑足可望有年恐豐稔之後百姓仍前不加樽節妄行耗費着各該地方大吏督率有司曉諭小民務令力田節用多積米糧庶俯仰有資凶荒可備欽此浩蕩

息綸無遠弗届官民遵守比及三年矣臣聞九年耕有三年之餘三年耕有一年之畜使直省大吏能仰體我

皇上愛民之心以督率有司天下有司仰體我

皇上愛民之心以勸諭百姓則雖家給而人足可也不然則是陽奉而陰違者也若不嚴行稽察何以

分別賢否且今河南山東山西諸處俱以旱聞所謂備凶荒而資俯仰者此其時矣臣請

皇上勅行各督撫轉行所屬監司守令嚴行稽察要見某府州縣某地方曾否積貯若干果否可備荒

歉據實 奏聞分別勸懲仍當及期多方設處務起閭閻之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三

瘡痍毋得臨時徒請賑蠲及資官胥之中飽庶乎不虛我

皇上先事圖維之聖心也抑臣更有請者現行事例官員薦舉必令開明典行教化夫所謂教化者虛

而無徵之說耳臣請即以 上諭之勸農積粟定守令之賢否今冬計典務令登

荅明白如果躬行勸諭其百姓務本業而多力田其地方敦儉樸而有積備是本官真教化也即應

卓舉如或漫不經心其百姓游手好閒而不務農桑其地方奢靡鬪爭而漸至虛耗是本官無教化

也即註下考如此則于民命邦本未嘗無小補矣 臣言果否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 題免江西通稅疏 為直陳江右數年來不忍言之傷殘請早豁十

三四年必不能完之通稅免致百姓逃亡漸圖地方生聚事臣謬以菲材蒙

皇上差徃江西主戊午鄉試出關之後日擊地方荒殘百姓凋敝真有數十年未易復者若不早圖補

救稍涉因循則後效難期流離益甚臣不敢不為我

皇上痛切陳之自十三年滇黔告變一時叛將柯昇等乘機竊發以致湖泊山陬羣盜繼起掠邑攻城焚殺淫擄又韓大任等流突境內號召伏莽重戕地方其時被賊失陷殘破者撫州建昌廣信饒州南康吉安南安七府受禍最慘其餘雖郡城未失而所屬州縣城郭鄉落賊寇蹂躪靡有寧宇幸賴我

皇上威靈凱歌旋奏底定太平然而丁壯之死於鋒刃者不能復生老弱之轉於溝壑者不能復起子女之已被俘擄者不能復聚也田畝之荒蕪者不能即闢廬舍之焚析而傾頽者不能即構也其屢經題報在丁缺田荒案內則寧州武寧等三十九州縣衛傷絕丁三十六萬一百餘名口拋荒田地八萬六百三十餘頃廬陵等三十二縣並贛吉等衛所死絕丁三十六萬二千餘名拋荒地九萬四千九百餘頃拋荒屯田四萬九千四百餘畝部議將廬陵等三十二縣暫免十六年錢糧仍令招徠勸種荒田將十七年額賦俱行徵收其寧州等三十九州縣概未議豁仍檄各屬設法勸輸在部臣爲國持籌自宜慎重而微臣身到地方敢弗實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三

五

陳夫十六年之免以其丁缺而田荒也無王之用業戶既死且逃矣死者自不可問卽使逃者慰諭招徠朝呼夕至而安插靡定牛種全無烏能卽時開墾輸本年之正賦乎若所謂設法勸輸者則紙上之空談難以奉行者耳現在予遺靡室靡家鳩形鵠面卽竭力求公亦已難矣而又欲其官與民設法以包賠無王之虛賦此必不得之數也臣再四思維亦不敢卽請豁免惟有權宜之法限年開墾

墾升科耳請

勅督撫酌量輕重或限五年或限三年徐徐勸墾以漸升科其有變亂內挖濠掘塹沙塞水冲草木繁蕪萬萬不可開墾者卽與另冊報除庶乎丁缺田荒一案之賠累可清矣然而從前積逋之數懸賦尙存若不請蠲則追呼迫切此驚魂靡定者又轉徙而流亡耳烏能安土樂業爲

朝廷墾荒而增課乎臣查江西自十三年至十六年未完地丁銀共二百二十萬有零該督撫以瀝陳郡邑等事交疏請蠲未允也復以郡邑半皆殘破等事復以各屬荒殘益甚等事交疏請蠲未允也督撫受

朝廷厚恩寧不思爲國計彼誠日擊情形不得已而請命耳今者督撫刻責之守令守令刻責之窮民日事追呼嚴催嚴比而十三年分僅報完一萬四千五百餘兩十四年分僅報完一萬一千七百餘兩十五年分僅報完五千二百五十餘兩經年餘之追比合通省所報完不過三萬零而力已竭矣計已窮矣此二百一十餘萬者皆在亡何有之鄉卽敲骨吸髓勢必不能完矣臣見浙閩用兵均需浩蕩江右受禍之慘幾倍於浙閩獨可令其向隅而莫救乎卽江右在順治五年金聲桓等變亂殘破省城蒙

世祖章皇帝蠲免逋欠故能徐圖休養况今日情形較甚於往昔乎且臣親見諸有司拘束於功令而不敢稍寬恐敲朴日嚴將逃亡日甚是前此之舊欠已不能取盈而後此之新徵終至於虧損曾何補於國計祇重傷乎民生念及於此我皇上早蠲一日地方早生聚一日稍遲一日民痛又深重一日矣臣從江右來巡撫方面有司俱得接見在臣爲一已起見自應引嫌然我皇上如天好生之心納諫如流之德臣仰窺有素值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三

六

此最傷最慘之情形臣日擊而不言是溺職而負君也臣謹所不敢出也謹披瀝泣陳短疏難盡字多逾額伏乞

聖恩洞鑒卽賜請豁施行 請禁僕隸投營疏 爲請禁

營叛主之奸並嚴民間乘機掘塚之慘以正名分以靖地方事臣自江右入都凡事關地方之利害繫生民之疾苦咸思據實上陳無負我

皇上差遣言官至意然或見之弗詳知之無據卽痲乃身仍不敢風聞入告也其最著者則家人投營叛主之事矣蓋大河以南江浙楚豫閩粵諸省凡在人家得錢鬻身者皆是爲奴婢雖主哀僕強亦不敢輒萌叛志近者用兵地方多藉投充營伍爲名往往挾制主人勒索原契携其妻子而颺去焉究竟主人不知其果否入營也卽果在營亦不知其爲有主之僕也總因官司無明禁而悍奴得假藉耳臣畧舉一二如黃陂縣知縣金殿臣有家

人李三忽然投營自稱營官騎馬張益竟至縣署立索妻子財物縱橫往來駭人耳目無如之何也幸天厭其克李三溺水身死方寢其事候補主事張伯琮有家人張純投入營伍屢肆勒索其弟仲

璜不得已而訟之於官屢訊方結其餘平常百姓之家已叛者固多卽未叛者皆隱隱有一負隅之勢以先嚇其主人而主人不敢繩束其婢僕充而效之非所以靖叛風也至掘塚一事凡經寇賊蹂我馬往來控惚之時乘機爲此或利所有或快私仇者居多耳此等慘惡律有明條若非地方官嚴禁而覺察之其風豈易遏哉臣在江西有建昌人湯來賀爲臣泣言伊家三世祖塋皆被拋掘其一徵也此二事者旣往雖不能盡繩而將來則宜嚴禁伏乞

勅部定議嗣後家人投營叛王者作何治罪該營先雖不知及知而不發者作何處分凡用兵地方乘機發人塚墓者作何治罪有司官不能覺察申理者作何處分通行禁飭庶乎主僕之名分昭而養生送死無憾矣臣謹據實具題伏乞

皇上睿鑒
施行
韓世琦遵

論陳言疏

竊惟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三

七

天高聽卑唯民是視民生之休戚徵於下災祥之兆應乎

大此天人相須之理有固然也茲因地震之變臣接准部咨欽奉

上諭內開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論吏部等衙門自古帝王撫御萬方兢兢業業勤求治理必期陰陽順序和氣凝庶或遇災異示

天心茲者本月二十八日巳時地震之變譴告非常反覆思維深切悚惕蓋由朕躬不德敷治未均用人行政多未允符內外臣工不能精白乃心恪盡職掌或罔上行私或貪縱無忌或因循推諉或恣肆虐民是非顛倒措置乖方大臣不法小臣不廉上干

天和召斯災眚若不洗心滌慮痛除積習無以昭感格而致嘉祥朕茲力勤政務實圖修省目今應行應革事宜着部院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外各該督撫明白條奏直言無隱其在京三品以上堂官併督撫提鎮俱着據實自陳無得浮汎塞責爾部卽遵行仍通行曉諭內外軍民人等咸使聞知特

諭欽此仰見我

皇上遇災兢惕敬

天恤民並勗內外臣工儆戒修省之至意此誠殷湯

簡命承乏危疆目擊地方困苦情形敢不直陳於

皇上之前伏念我

朝定鼎以來湖南開闢最後其從前之久罹兵革閭

閭已極凋殘迨歷蒙

睿慈遠照澤被窮簷除荒減賦培養元元南楚一隅

始得漸有起色豈意吳逆變叛重遭陷溺少壯者

驅填鋒鏑老弱者轉委溝渠變原野為屯牧之場

化膏腴為蒿萊之境民之得秉耒而幸存者蓋已

指不多屈矣及今春各路大兵分道攻圍殘逆四

散潰遁搶擄焚掠所過無不殘滅城市蕩然如洗

廬舍悉付灰燼才遺之流離顛沛死裏逃生者更

有不堪圖繪也臣雖竭盡駑鈍廣佈

皇仁多方撫卹殫心綏來以冀起此瘡痍漸圖生聚

無如驚魂未定之殘黎類皆無室無家無衣無食

在先之春耕既廢今秋又旱魃為災遍野莫非枯

稿環庭惟見悲號其此俯景象慘苦情狀實非筆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三

舌所可形容然地方既歸版圖錢糧懸有常額且
值茲軍興之際供億浩繁臣不得不飭行新復郡
縣令其急公勸輸勉力開徵以期少濟軍供但此
救死未遑之民而欲責其全輸本年額賦昔有剜
肉醫瘡之喻今且皮骨全消將見遺黎徒受追呼
之累軍

國終無裨益之實仰祈

皇上洪慈大沛如天之仁垂憐湖南地方困苦至極

將康熙十八年分額徵南漕二米照常催徵儘其

所得以贖兵食外其餘正雜地丁錢糧特賜

恩蠲抑或徵三免七以示矜恤間有已經徵輸銀

米穀草供應大兵者俯准照數扣算流抵下年拯

此目前之孑遺培養萬年之邦本庶民困獲蘇休

徵可至或亦弭消災沴感召

天和之一

余國柱

御賜清慎勤三字謝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六日接到內閣中書

索紀齋捧

皇上頒賜御書清慎勤三字到臣臣即率同在蘇司
道文武各官出郊叩迎至臣公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受訖一面選材製額遣工鐫刻高置公堂
前楹昭示永久外恭惟我

皇上

法

天垂文

體聖立訓

危微精一傳十六字以執中

正

直蕩平錫億萬人之皇極昨者載清反側式奠

乾坤

于羽兩階已格苗頑之俗梯航萬里遠歸日表之

邦羈金馬於南嶠界窮章亥之所步祠寶鷄於西

甸地爾禹契之所書蓋已星宿呈祥山川效瑞

功遠逾於虞夏

德迥邁於軒姚矣乃於癸卯輯矢之年又念吏治

民生之弊恤小民之幹止選極工寮

飭庶尹之公廉貴先大吏故每當岳牧之舉必簡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三

九

宸衷且更於

陛見之初屢申戒以

面諭尚慮羣臣之怠玩特灑

奎翰以遙頒環海又安咸頌同軌同文同倫之慶

溫綸誥誥誠交勉維清維慎維勤之懷爰於幾務之餘

篆以飛龍之畫

天章璀璨屈盤河漢之形容

玉緯焜煌照耀星辰之色象分之九牧賫以專官使

勒著於堂簷各懸之為榜署

帝鑒有赫儼對質於鬼神屋漏難欺益嚴儆於夙夜

凡我臣子仰答

君親敢不厲以恪恭深其祇畏矢之白日必內無衾

影之慚寶此素絲庶外竭涓埃之報臣材慙樗散

學愧穎愚以梧掖之小臣荷

楓宸之特眷乃甫膺

殊寵拔自衆人之中旋昇維疆任以江左之重每憂

覆餗彌懼處膏竊思清者必精白乃心至於慎勤

則寅恭厥志此固根性之有素亦祇臣分之宜然

若令稍涉於徇名即為外飾但使僅怯於畏法亦

屬矯情蓋嗜欲蔽其神明則臨事每傷於簡忽竄

利紛其智慮則昏氣即成於疎慵分之雖有三名
參之實惟一貫苟能旌此素心不復縈於外誘貪
泉飲水果無改白壁之慘錯節為機又豈少鋒刃
之用此實微臣自矢之悻敢為大庭共聳之箴嗣
是仰

寶畫對

大威於咫尺矢此寸心惟有竭履駑駘時時凜三言
之戒申嚴屬吏在在勵百爾之忠臣謹具疏奏謝
伏乞

睿鑒施行

欽賜昇平嘉宴詩謝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康熙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據提塘官李世
昌奉到

欽賜御製叙昇平嘉宴詩一冊到臣臣隨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謝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三

十

皇恩受訖恭惟我

皇上

止戈為武

立極右文本泰道交孚之時值昇平奏凱之會爰
咨臣尹於就

日瞻雲之下並矢詠歌於醉心飽德之餘

首唱自天咳唾皆成珠玉衆音繁會里謳盡叶笙鏞
體製用相梁之遺

盛事軼卿雲之什兼之

宸翰

親灑弁章

典誥臨咨義聿昭於誨迪

訓詞深厚情共竭於贊襄至於臣肅奉
簡書方遠

輦轂欲脂車牽尚戀

金莖猥荷

特召之榮得預

禁庭之宴翔鸞已辭於太液更接

恩波啼鶯行遠乎

上林重瞻春色且自遙馳江表空深望

關之懷豈期
聖念眷存復

賜芝泥之冊

龍章鳳彩目曜瑤箋
玉振金聲聽希廣樂捧持私幸拜舞增華使在

惠渥况屬封疆之吏由茲益見
寵光憶同

嘉宴於羣工恰惟斯月回觀
天顏於咫尺便隔經年犬馬微臣藿葵如結臣謹奉

為世寶慎守
奎章不羨唐家僅携飛白之字奚論宋室徒侈寶繪

溫綸庶幾對揚於

嘉命臣無任忭舞感激之至相應具疏
奏謝伏乞

睿鑒施行
嚴正矩請復漕運疏
為遵 諭直陳楚省漕折之累乞

勅部從長酌議以甦積困以安民生事臣伏讀
上諭加意治平惓惓以民生疾苦失所失業為念俾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三

十一

內外大小臣工確陳利弊此誠堯舜憂民之盛心
也以臣聞見最真則有楚民折漕為累一事敢為

皇上陳之夫楚民至今日而困甚矣蓋自流氛荼毒
閱二十餘年自我

朝定鼎始獲救寧乃以滇黔阻化致煩大兵駐鎮蕩
糧轉運歲無寧日至南服蕩平而西山之役元氣

殆盡矣計此漕糶關係軍國重需或本或折誰
敢憚於輸將惟是折色之累實有重困者按楚省

南漕二糧自開國之初俱留本地支用至康熙
四年餘漕七萬餘石五年餘漕十三萬餘石司糧

諸臣以船缺丁少疏請改折至再迄今尚未有定
論為可慮也查楚省原額船八百二十餘隻兵燹

焚擄之後尚存船三百五十餘隻因本地不運借
協江西一百八十二隻輪流迭運昔以總屬公家

無妨通融協濟今也當務之急豈可久假不歸以
十三萬漕石計之照每船載糧五百石之例止需

船二百六十隻已自不乏况以涉江巨艘往俱倍
載不既贏餘乎近者楚歲不稔而米價甚賤需米

五石纔可完一石之折是百姓受數倍之累不待
明者而辨之也

皇上憫憐江南白折之艱著徵本色
天語所布萬姓歡呼以白糧玉粒加貴於漕楚米之
價倍賤於南

宸衷鑒及必有惻然動念者則必如何而船足如何
而江楚之運俱無悞如何而漕糧得有歸著斟酌
至當務期裕餉便民經久無弊伏請

勅部從長酌定
議覆施行
王澤弘請乞終養疏
為祖年衰老病
篤家庭侍養無

人泣陳苦衷懇

賜終養以盡子情事臣以菲材仰荷
國恩備員侍從雖日供職業尚不能報効萬一何敢

以鳥鳥私衷冒昧上奏乃有至迫至苦之情不得
不哀鳴於我

皇上之前者臣祖父崇擢祖母周生子三人臣父用
予居長戊辰通藉忝列詞臣不幸於順治三年見
背臣母又於五年病亡叔生員用吉季叔舉人用
世復相繼俱亡是臣祖父母有子而無子所相依
為命者任臣長孫耳臣於本年八月二十九日家
人劉應者來得祖父口授家報自春徂夏病卧不
起每日飲食執箸代進而痰涎莫止祖母以祖父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三

十一

卧病憂勞益復衰耗欲臣急歸早見一面等語臣
一聞此信五內崩碎臣竊伏自思家世清貧少失
乳祖父母乞乳舍哺度臣殘喘及臣父母早喪家
計中落臣更苦病祖父母曲為存活而臣始得至
今日是臣賴祖父母以養育又賴祖父母以成立
如此其勤劬也今祖父年八十有四祖母年八十
有五而臣不能奉養臣將何以為子郎久居京華
邀榮食祿豈不上負

皇上教養之恩而下為人類所棄絕哉臣讀晉書李
密為祖母劉陳情後世哀憐讀者隕涕臣之遭際
更甚於此臣伏查會典凡父母老疾戶內別無以
次人丁者許親身回奏終養臣父既喪臣為承重
孫其至情實與相合臣復查原任編修王舜年原
任撰文中書舍人吳鶴祥因母老病請歸省養皆

蒙

俞允臣思此二臣者尚有母以養祖今臣併無父母
祖父患恙奉事無人情更迫切伏乞

皇上俯鑒苦情

勅部議覆使臣得星夜旋里一見祖面則一堂團聚
之日皆臣祖孫仰誦

天恩之日也臣年力方壯涓埃矢報歲月正長惟我
皇上矜宥焉臣無任激切惶悚之至爲此具本謹具
奏
聞奉
旨吏部察例具奏

湖廣通志卷之第五十三終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三

三